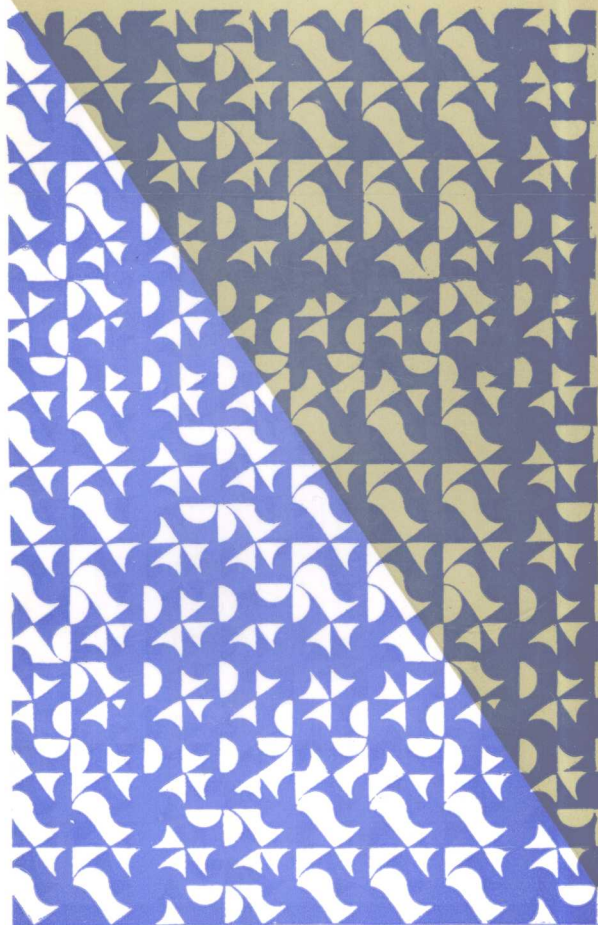


拉美作家谈创作

谎言中的真实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谈创作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拉美作家谈创作

谎言中的真实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谈创作

赵德明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装帧设计：张守义

责任编辑：杨仲录 张晓岚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拉美作家谈创作

谎言中的真实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

赵德明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375 插页：1 字数：271000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222-02156-6/I·588 定价：14.00元

译者简介

赵德明(1939. 10—)河北昌黎县人。笔名绍天、黎歌。1964年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赴智利大学攻读拉丁美洲文学和历史。1966回北京大学西语系讲授西班牙语和拉丁美洲文学史。现任西班牙语教研室主任、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1992年当选为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1992年应聘为辽宁文学院外国文学教授。

主要译作有:[智利]布莱斯特·加纳《马丁·里瓦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城市与狗》(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合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世界末日之战》(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墨西哥]赫苏斯·桑托斯《静思姑娘》(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等《书念处女——拉丁美洲著名作家短篇小说选》(合编,合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墨西哥]马丁·路易斯·古斯曼《元首的阴影》(合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西班牙]德特纳《上帝的笔误》(合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西班牙]佩雷斯·加尔多斯《葛罗丽娅》(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智利]巴勃罗·聂鲁达《情诗·哀诗·赞诗》(合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等。主要著作有:《拉丁美洲文学史》(合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外国抒情诗赏析辞典》(分主编—西班牙、拉丁美洲部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等。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致中国读者

首先，我非常高兴我的作品能够翻译成一种像中文这样丰富的语言、译介到一个像中国这样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文明发祥地。作为一个作家，知道他的作品能到达一个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度，我是深深地感动了。我还感到高兴的是，这里不仅出版了我大部分小说，还准备出版我的文论集。这样，中国读者就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我对文学、文化、政治和当代社会现实思想和观点了。我一向认为，一个作家不能仅仅局限于艺术创作之中，他在道义上有责任关心周围的环境，有责任关心他所处的时代，有责任关心社会上重大的政治和文化问题。我认为，我的写作就是这一信念的最好反映，因为尽管我特别喜爱文学并且自认为是个小说家，我却从少年时期就参加了国事公民辩论，后来又以批评的态度参加重大社会问题的讨论，目的就是努力从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为解决当代重大社会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鉴于上述原因，这些观点在我的散文中都有所反映，我很高兴中国读者能或多或少地了解我的看法。当然，我非常感谢研究我的作品又精通西班牙语的译者，由于他们长期的努力和勤奋的劳动，我的作品才得以同广大中国读者见面。

巴尔加斯·略萨

1994年7月12日于中国北京王府饭店

巴尔加斯·略萨在北京

赵德明

1994年7月11日中午，一位长驻北京的哥伦比亚朋友热心地告诉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文学翻译家尹承东先生：略萨一家在北京，下榻在王府饭店，次日离京去西安。尹先生闻讯当即给我打电话，合计是否与略萨见面。我俩颇为犹豫，一是不知道略萨在京的安排，二是当日大雨滂沱，不宜出门。但是，这样一个切磋交流的机会送上门来实在不应放过，特别是略萨全家如此神秘兮兮地来中国走一遭，还是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于是，我当晚试探性地给王府饭店打了电话。在服务台的热情帮助下，竟然和略萨联系上了。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略萨非常高兴，表示愿意在离京前会面，时间确定在12日上午9时。我还告诉略萨：有一位在波哥大见过他的老朋友——尹承东先生也将一同前往。略萨听后大喜过望，因为尹先生不仅翻译略萨作品多部而且还在哥伦比亚进修期间就曾与略萨会面，当时二人一见如故，略萨立刻拒绝了其他的应酬和记者采访，特别在上机场前安排了一段时间谈话。后来，尹根据这次谈话内容写了一篇生动的采访记，发表在国内文学刊物上。

7月12日8点45分（根据略萨提议会面提前15分钟，为

的是争取多一些谈话时间)，略萨准时在王府饭店大堂等候。尹也准时到达。我因路远、雨大，未能按时赶到。据事后尹对我讲，略萨一见尹出现在门厅，立刻迎上前握手、问候：“您好！尹先生。下这么大的雨还来了。实在太抱歉了。”下面是尹根据当时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

尹：“能在北京看到您真是太愉快了！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您对北京印象如何？”

略萨：“真是想不到。我对北京的印象非常好。昨天，我们去看了长城，它是那么宏大，那么有气魄；真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不愧为世界文化遗产，可以同埃及的金字塔和罗马古迹媲美。”

尹仔细审视了一下略萨的容颜，同1989年二人在波哥大见面时相比，尽管略萨今年已经58岁，却依然精神焕发，目光炯炯，只不过增添了几缕银丝而已。给尹印象最深的是依然亲切、随和，平易近人。于是，尹说：“您没怎么变。”

“但愿我们都不变，更不要变成长城、金字塔和罗马古迹，还是在现代社会里多活活、多看看好。北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的变化快得惊人，我在西方听到种种消息，但总是不太相信。现在亲眼看看就相信了，虽说是走马看花。”

“您来中国主要想了解什么？”

“对于作家来说，看到的任何事物都是宝贝，都是宝贵的素材，何况我是第一次来中国。我看到什么都感到新鲜，都让人动情。”

“除了北京您还准备去哪些地方看看？”

“去看看古城西安，还要去看看东方的巴黎——上海。当然只能看很少一部分了。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很不错，恐怕今后还要来访问。”

“前几年我们就听说您要来中国，怎么没有来成呢？”

“这几年我介入政治过多，有好多麻烦事。哎，一言难尽。”略萨面露愁容地说。

“我按照您在波哥大留给我的地址给您写过信，但没有您的回信。1991年和1992年我两次去利马找您，也没有找到。”

“噢，因为我很少去秘鲁。我一直住在伦敦。您对秘鲁的印象如何？”

“一般。但是我很喜欢您和胡利娅恋爱时经常去的米拉芙洛莱斯区。”

“50年代是秘鲁的黄金时代。现在不行了。您除了《胡利娅姨妈和作家》之外，还翻译过我的什么作品？”

“坦率地说，很少。待会儿来的赵德明教授是《城市与狗》和《世界末日之战》的译者，也是在中国最早介绍和研究您作品的人。另外，南京大学有一位孙家孟教授，在秘鲁留过学，专门翻译介绍您的东西；他翻译了《绿房子》、《酒吧长谈》、《潘达莱昂上尉和劳军女郎》、《讲故事的人》和《谁杀死了帕尔多梅罗？》。”尹一面说着一面把中译本的略萨作品拿出来，同时说明是送给他的。略萨非常高兴，一边翻阅一边连声道谢。

“遗憾的是这一次见不到南京这位译者了。”

“似乎孙先生给您写过信，但也没有得到回音。”

“我留给您我在英国的永久通信地址，以后联系就方便了。”

“中国的西班牙文学翻译工作者一直在追踪着您的文学创作活动，可有时追不上，但愿通过您今天留下的永久地址可以长期与您保持联系。”

“没有问题。我连电话和电传号码都留给您。”

我于9时整迈进饭店大厅。在前一天夜间10点我与略萨有过一番、但被陈旧的交换台中断了三次的电话交谈。谈话的

主要内容是与略萨商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还简单地介绍了略萨作品在中国出版的情况：他的主要小说都有中译本问世，比如，《城市与狗》、《绿房子》、《胡利娅姨妈与作家》、《酒吧长谈》、《潘达莱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世界末日之战》等；我尤其介绍了中国年轻一代作家对略萨作品的兴趣和看法。略萨听后十分惊讶和激动，他问我中国读者对他的作品如此热情的原因是什么。我极为简要地回答说，中国许多读者对拉丁美洲文学感兴趣，其中有些作家的知名度很高，例如，聂鲁达、帕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当然也包括略萨阁下；究其原因，除去拉丁美洲文学有一种神秘感使人好奇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此外，拉丁美洲各国近百年的历史也与中国有不少相似之处。略萨听完这番话以后说，看来中国很了解拉丁美洲。

我与略萨握手之后，首先问道，来到中国有几天了？有什么安排和需要帮忙的地方？略萨说，已经来华5天了，是以旅游者身份全家来中国团聚的，因为大儿子在美国当记者，二儿子在巴基斯坦参加联合国难民公署救助阿富汗难民的工作，小女儿在伦敦读书，于是全家约好在中国见面。这时，尹开始介绍略萨作品在中国出版的情况并且拿出样书给原作者看。我开始录音并给尹和略萨拍照。尹介绍完毕，我拿出略萨1993年的新作《水中鱼》，一是请作者签名，二是请作者授予翻译权，三是书中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略萨拿起圆珠笔来在书里的空白页上写道：“献给赵德明先生，很荣幸与您相识，谨祝万事如意。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94年7月12日于北京。”略萨欣然同意授权我翻译此书，接着一一解答了我的问题，最后仔细地改正了书中6个印刷错误。他说：“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上，已经纠正了这些错误。我很高兴您喜欢并且翻译这本书。如果再遇到新问题，请与我联系。这是我的永久通信处。”

在这次会面之前，我从报刊上看到略萨已经加入西班牙国籍，便问这一变更国籍的原因是什么。略萨说，1989年总统大选之后，他对新政府提出许多批评，特别是国会被关闭以后，批评变成了抗议；被批评一方加紧了迫害活动，甚至威胁取消他的国籍。根据上个世纪秘鲁和西班牙签署的协定，秘鲁公民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申请西班牙国籍，同时依然保留原有国籍，成为拥有双重国籍的人。他说，这仅仅是一种保护自己不受迫害的措施而已。我问：那么称您是秘鲁作家呢，还是西班牙作家？或者是秘鲁—西班牙作家？略萨：三种说法都可以。我们都笑了起来。

由于我应云南人民出版社之约正在翻译略萨文论集，其中包括评析20部世界名著的《谎言中的真实》、《与略萨谈文学》和《水中鱼》中有关文学的章节，因此很想请略萨对中国读者说几句话。尽管这时距离去飞机场的时间已经很近了，略萨还是很热情地满足了我的要求。这就是《致中国读者》的由来。略萨面对录音机的庄重神情和说话时一丝不苟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致中国读者》中，略萨讲得很动情，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

尹等他稍稍平静以后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能不能谈谈近期创作计划？”

略萨：“可以。我读过一本传记，说的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在本世纪30—60年代有个暴君，名叫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里纳，他实行独裁统治长达31年之久，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人人自危，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自封‘大元帅’，自诩‘祖国的大救星’，把首都和许多地方都冠以特鲁希略的名字；由于他是美国一手培养大的，因此在外交上无条件地追随美国政府，充当干涉邻国内政的工具。1960年

美洲国家组织在圣约瑟会议上决定对多米尼加实行经济制裁，大多数美洲国家与之断交，因此加剧了国内对其独裁统治的不满。1961年5月30日遇刺身亡。他的死很有戏剧性，让我产生了创作冲动，我准备以他的死为题写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近期开始动手，但你知道像往常一样，我从来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尹：“希望您早日完成，我们可以先读为快。”

略萨：“但愿如此。这次来中国的时间太短了，我想再回来看看，至少在中国要呆15天，认识一些中国作家，好好交换一下看法。我感觉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速度实在太惊人了，这是不是主要在经济领域里？好像外来投资很多。政治方面的改革怎么样？新闻的自由度是不是在增加？……”

面对这一连串的问题，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大概地讲一讲：经济发展的确很快；外来投资是在逐渐增多；政治改革的步子也在加快。可以说整个改革开放的速度都在加快，力度加深，步子加大。但是，问题很多，因为社会转型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过程，甚至需要代价。

为了抓紧时间，我赶快把话题拉回到文学上来：“根据西方报刊的消息，说您有可能在近一两年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我想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我太有政治倾向了。瑞典评奖委员会在政治问题上是很谨慎的。一般地说，有政治倾向的作家不易得奖。”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举出一系列的例证说明评奖委员会本身就很有政治倾向。

略萨：“你说得对。情况比较复杂。谁知道呢，新闻界也说我进入了候选人的行列。反正我觉得我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是得奖的障碍。说真的，我不大想这件事，想得太多了也就

当不成作家了。令人吃惊的是，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竟然没有作家获奖，这实在不可思议，太荒唐了！我看到不少用英文翻译的中国作家的作品，艺术水平是很高的。”

这时，略萨的妻子、儿子、儿媳、女儿已经来到大厅，这位秘鲁—西班牙作家赶忙把家人一一介绍给尹和我，并且请英语翻译小姐为大家照相。

当大家靠拢在一起时，略萨指着豪华的王府饭店说：“这座饭店真迷人，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看得出来，中国正在飞速发展，一个古老、传统的社会正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正在进入现代化的社会。我的看法可能肤浅，可是中国留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太深了！印象极深！”

照相之后，略萨对尹和我说：“我们全家站在长城上的时候都激动极了！我想西安和上海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我这时说：“您和您一家的经历也很动人，我打算写一本关于您和您家庭的传记，您看可以吗？”

“当然可以！”

告别的时候到了，略萨一一握住尹和我的手，反复地说：“欢迎你们来我家作客！你俩经过伦敦时一定要到我家来！”尹和我希望他们全家再次来中国访问并祝愿他们：旅行愉快，一路平安！

略萨一家登上了开往首都机场的旅行车，他们不断地向我们挥手告别。汽车渐渐远去了。

我和老尹交换这次与略萨会面的印象，我们觉得至少有以下几点是令人感动的：

一、热情地关注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成就表示由衷的欣喜和钦佩。

二、全心全意地投入文学创作之中，但是丝毫不忘记作家对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

三、中国翻译、出版了他的近十部作品，他既感动又感激，绝口不提应获得的版税权利。

四、衷心希望与中国的作家和文学翻译家建立友好关系。

五、平易近人，作风朴实。

毫无疑问，这次会晤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略萨的为人和为文肯定是有帮助的。我们相信如果这篇短短的会面记录能够有助于广大读者对略萨文论集的理解，那我们就算没有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巴尔加斯·略萨
巴尔加斯·略萨在北京·····	赵德明
与巴西记者理查多·阿·塞迪长谈·····	1
第一部分 作品里与生活中的朋友和非朋友·····	1
第二部分 作品是怎样写成的以及未来的写作计划·····	15
第三部分 写作这个行当(和激情)怎么样?·····	44
谎言中的真实·····	70
我的人生与文学道路·····	84
第一章 是我爸爸的那位先生·····	84
第三章 利马,可怕的城市·····	109
第五章 幸运的军校学员·····	130
第七章 新闻学与放荡的生活·····	153
第九章 鲁乔舅舅·····	169
第十一章 阿尔贝托同志·····	193
第十三章 勇敢的小萨特·····	217
第十五章 胡利娅姨妈·····	249
深渊的召唤	
——评《在威尼斯之死》·····	277
藏污纳垢之所	
——评《圣殿》·····	284
平庸中紧张和豪华的生活	
——评《黛洛维夫人》·····	292

洛丽塔已过 30 岁	
——评《洛丽塔》	299
群像资本与毁灭	
——评《曼哈顿中转站》	308
鼓声咚咚	
——评《铁皮鼓》	315
局外人该死	
——评《局外人》	324
赋予平庸的生活以艺术的尊严	
——评《都柏林人》	332
风中烈焰	
——评《日瓦戈医生》	341

与巴西记者理查多·阿·塞迪长谈

[译者按] 这是巴西记者理查多·阿·塞迪于 1986 年 5 月对巴尔加斯·略萨的采访笔录。这次采访总共进行了三天。巴尔加斯·略萨说，这是他接受过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记者访问。由于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文学，所以尽管其中夹杂着一些非文学的话题，这里还是译出了，其目的是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创作思想和实践。

第一部分 作品里与生活中的朋友和非朋友

理查多·阿·塞迪（以下简称塞迪）：您是一位著名作家，您的巴西读者当然很想知道您现在写什么和您怎样写作。但是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来开始我的采访：您读些什么书？

巴尔加斯·略萨（以下简称略萨）：你瞧，这几年来，我自己发生一件怪事。我发现，现在还活着的作家的作品，我越读越少；去世的作家的作品，我越读越多。我读 19 世纪的作品要比 20 世纪的多得多。除此之外，可能近年来，我读文学书要少于政论和历史。我不大清楚这是为什么。好啦，有些情况下是因为工作原因，可我也有这种事：一个人 15 岁或 18 岁的时候，总觉得拥有世界上的全部时间。现在我们 50 岁了，就意识到并不拥有全部时间，还明白了我们得有所选择了。或许因此我对同代人的书就读得少了。